

# 扬子百年记

## 卷四

### 大脚

# 雷

百年图景  
绚丽人生  
小说笔法  
史诗风格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本卷以第一次国共合作、“四一二”政变、十年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，展现大脚沙岛的巨变和分化，着重描写大脚沙民众，特别是张家几代人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的历程。小说在复杂多变、残酷悲壮的战争和革命环境中，着力描写和塑造了张建昌、张立良、张立辛、姚童等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斗争，以至于献出生命的英雄人物，以及反对革命、追随日伪和反动势力的姚永生、姚永清等。

扬子百年记

卷四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百年图景 绚丽人生  
小说笔法 史诗风格

大脚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扬子百年记/枫亚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10

ISBN 7-5063-2769-4

I. 扬… II. 枫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3596 号

## 扬子百年记

---

作者: 枫 亚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720 千

印张: 68.5

插页: 8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69-4

总定价: 90.00 元 (全四卷)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长江  
口为中华崛起而负重奋进的几代  
沙地人！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卷以第一次国共合作、“四一二”政变、十年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，展现大脚沙岛的巨变和分化，着重描写大脚沙民众，特别是张家几代人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的历程。小说在复杂多变、残酷悲壮的战争和革命环境中，着力描写和塑造了张建昌、张立良、张立辛、姚童等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斗争，以至于献出生命的英雄人物，以及反对革命、追随日伪和反动势力的姚永生、姚永清等。

启明星在东天眨眼睛的时候，静谧了一夜的沙岛开始有了响动。小镇上那爿豆腐店的那头瘦驴，被主人牵出厩来，还没有拉磨，便“哄唉哄唉”地嘶叫起来。“你光晓得吃，生活还没有做，先叫苦。”被主人责骂了一声，它喷了个响鼻，不再吭声。豆腐店西隔壁的茶馆里，也随之劈啪劈啪地拉起风箱来。跑小海的农民，有的背着篓，有的提着桶，有的拎着蟋蟀钩子或泥螺耙，三三两两往沙岛东头那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滩走去。十几艘拖虾的小船，拔起小篷，缓缓地驶出了港湾。

此刻，姚家园里也亮起了灯光。“冯英，冯英！”姚永强叫醒妻子，“快去隔壁叫赵玫起来！”

头天说好的，今天天不亮起身，姚永强、冯英、赵玫还有卓园的张立良一道去东边海堤上看日出。这是冯英出的主意。她把表妹赵玫邀请到岛上来白相几天，岛上最好看的是海，其实看海除了茫茫一片以外，看不到别的什么景物，而日出的壮观却是生活在上海的人看不到的。冯英出这个主意，另一层用意是让赵玫和张立良在海堤上谈谈亲昵话，早点把婚姻大事定下来。张立良二十五六了，赵玫也二十三了，婚姻问题不能再拖。如果他们谈

得定，冯英打算请自己的老师施方柏出面做媒，因为施先生和张立良父亲张建昌是要好的朋友，现在施先生是上海文治新闻学院的教授，由他出面做媒，容易成功。冯英也分析过这对青年结合的可能性。张立良和赵玫在中学里同学三年，在大学里同学四年，彼此已经建立了感情。从外貌看，立良个头高，有男子气；赵玫中等个，瓜子脸，长得秀气。从性格看，立良性子躁些，但对女性能够尊重；赵玫泼泼辣辣，做事毛糙些；他们在一起生活还是合得来的。从人生理想来看，两人都追随共产主义新思潮，都崇拜陈独秀和李大钊，几个月前都秘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从两个家庭看，张立良父亲张建昌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；赵玫的父亲是小学教师，有正义感；所以这两个家庭结为亲家，不会产生大的矛盾。

“赵玫，快醒醒，四点啦！”冯英叫醒了赵玫。

赵玫一骨碌爬起来，连忙洗脸梳头。

“搽点唇膏。”冯英把唇膏递给赵玫。

赵玫不想搽，但拗不过表姐，还是胡乱搽了搽。冯英还给表妹画了眼晕。“多标志！”

“丑死了，三角眼。”赵玫自嘲地笑说。

“走吧！”姚永强催说。

三人急匆匆往园门走去。姚永强打开园门，只见张立良已经候在门外了。“立良，来这么早啊！”

“刚到。”其实他已在门外等候半个钟点了。

姚永强带路走在前头，大步流星。

“永强，走慢点！”冯英和赵玫并肩随在永强身后，立良跟在赵玫后边。

“太阳不等人的。”永强未放慢脚步。走过豆腐店门口，回头说：“看完日出回来，我请你们吃豆腐浆。”

“小气鬼！请我们吃肉包子。”冯英说。

打从菜达子旁边走过时，一阵鱼腥臭味直冲鼻子。

冯英对赵玫说：“每次暑假回沙岛来，这腥臭味顶风十里也闻得到！”

经过卓园门口时，冯英对赵玫说：“看，张立良家多气派！”

张立良说：“气派什么呀，旧得不像样子了！这还是我祖父在八十年前造的。”

经过张公刚节祠时，冯英说：“这是张立良的伯太公的祠堂。张立良的伯太公在鸦片战争中同英国鬼子作战，壮烈殉国。”

赵玫借着星光朝祠堂看了看，肃然地说：“我听张立良说过的。”

沿着土路，急匆匆往东走，因为走得快，相互不再说话。

约摸四点五十分光景，他们登上了海堤。

“大家眼睛睁大点，准备看太阳出山。”姚永强双手插在西装裤袋里，目不转睛地向东方眺望着。

须臾间，东天变成了浅蓝色。

随即，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霞光。

姚永强用随身带的手电筒照了照怀表，此刻是四时五十三分整。

“出来了！”赵玫兴奋地喊。

是的，半个红色半圆的太阳跃出了海面。

“唷！大了，大了！”赵玫惊喜地喊。

大半个太阳爬出了海面，显出了微弱的光环。

过不一会儿，太阳慢慢地变大，最终整个儿跃出海面，宛如一个大得惊人的鸡蛋黄。

姚永强、张立良兴奋得拍起掌来。

“嗨，太阳太可爱了！”赵玫遥指着冲破云霞的太阳。

一眨眼间，旭日忽然发出了夺目的光芒，使附近的云朵也染成了红色。



这时，海面闪耀着无数金色的鱼鳞。海鸥在海面翩翩起舞。远方的鱼帆在缓缓地航行。

“太壮观了！”赵玫感到一种极大的满足，“大自然确实太伟大了！”

姚永强感慨地说：“人类的生活，应当像旭日那样鲜红，像太阳那样火一般强烈。”

赵玫赞赏说：“表姐夫在吟诗呀！”

这时，沙滩上一些跑小海的农民，都迎着朝阳向东走去。

“张立良，叫你来陪赵玫观赏沙岛海景，你怎么连话也不说呀？快，你陪赵玫到海滩上去走走，捡几个漂亮的贝壳让赵玫带回去做个纪念。”冯英说。

姚永强帮腔说：“立良，你陪老同学到海滩上走去去！”

赵玫欣喜地拉着张立良的手说：“走，捡贝壳去！”

立良脸红了一下，顺从地和赵玫走下海堤，踏上了并不陷脚的沙滩。

赵玫勾着立良的膀子，转脸向立良莞尔一笑。是的，此刻她的心似乎贴着立良的胸膛。随即，她抽出膀子，索性和立良挽着手走。

立良捏着赵玫柔嫩的纤手，身上像通了电。他用心搜寻贝壳。他终于以男性难得的柔声说：“玫，在读大学时，你向往着来我们大脚岛看看，这回你的愿望实现了。你这次来，我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。”

“你说心里话，是不是想我？”

立良点点头，“想，很想很想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赵玫用劲捏了捏立良的手掌，“你说心里话，你喜欢我吗？”

“几天不见你，我像掉了什么东西似的。”

赵玫转过脸，向立良幸福地一笑，“我表姐在关心你我的事。

我这次来岛上，就是要听听你对我事怎么说。”

立良的脸色顿时变得忧郁了，把脚步停了下来，低下了头。

赵玫急了，“你不爱我吗？你心上有别的人了？”

立良抽回手，俯身拾了一个有花纹的贝壳，交给赵玫，难以启齿地说：“玫，除了你，我心里没有第二个人。我正要告诉你，我心里很痛苦。我母亲已经托人做媒了，说在岛上找一个人，将来好接替我母亲管卓园这个家。她说，我父亲如果不听她的，她就不放我父亲去广州。”

“你父亲要去广州？”

“是孙中山先生来信要他去。说是西南政府十分需要忠于三民主义的坚定的革命党人去效力。”

“你父亲想不想去？”

“他和孙中山交往二十多年，他向来崇拜孙先生，家里人是挡不住他去广州的。”

赵玫问：“这么说，你这个男子汉，就听家里摆布了？”

立良显得倔犟地说：“和别人结婚，我情愿打一辈子光棍。到时候家里逼我太甚，我就到上海来找你，你我一道逃到广州去找社青团，投身革命！”

赵玫感动了。她握住立良的双手：“立良，你走到天边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，明天我就回上海，我等你。民国了，封建的婚姻枷锁，你我敢于砸碎它！幸福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，要靠我去抗争！”

立良发誓说：“亲爱的玫，有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哪怕天塌下来！”

这时，立在海堤上的姚永强和冯英，见到赵玫和立良握着手谈心，满以为这桩理想的婚姻很有希望成功。然而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张立良的母亲侯香，正看中了姚永强的小妹妹姚永丹，一心要姚永丹做儿媳妇，而且姚永强的母亲朱凤萍已经当面向侯香表

示，看在两家世代的情分上，姚家园和卓园结为亲家是再好不过的。

看来，这场婚姻纠葛的最终结局，就看即将去广州的张建昌最后怎样拍板了。

## 二

大热天买菜要好好盘算，买少了不够吃，买多了吃不了剩下来会馊。朱凤萍一清早到菜市场上买了一斤鲜虾、一只活鸡、一条活鱼、一刀肉，加上四五种蔬菜，装了满满一篮。

这位五十四岁的矮个子主妇，心里有些埋怨儿媳冯英。大儿子姚永强和冯英难得回来，买点好菜是应该的，但冯英不懂事，热天热色地把她的表妹赵玫带到岛上来，这不给家里添麻烦？但看在冯英面上，朱凤萍觉得气量要大些，不能怠慢了这位赵玫姑娘。

去买菜之前，她交待了女佣孙妈，炊煮十个人的早饭。孙妈按主人的吩咐，煮了厚厚的一锅米粥，备了三四种小菜。

朱凤萍从菜市场回来，太阳已经丈把高了。孙妈把粥盛好，放到了园台上冷冷。

这时，二儿子姚永益、二儿媳杨兰都已漱洗完毕。

在南通女子师范读书，回家来过暑假的姚永丹刚刚起床问：“恩妈，大哥、大嫂他们还没有回来呀？”

“天勿亮去东海滩，该回来了。不等他们，我们先吃。”

“嫂嫂带她的表妹来做什么呀？家里本来人多，真是的！”永丹并不欢迎不速之客赵玫的到来。

母亲违心地开导永丹说：“肚皮大点，你嫂嫂难得带亲戚来的。”接着不无担心地说：“这个赵玫和张立良是老同学，所以你

大哥、大嫂约张立良一道陪赵玫去东海滩看风景呢。”

永丹顿生妒意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下。因为母亲已经告诉她，家里托媒人去卓园找张立良的母亲侯香谈她与立良订婚的事，侯香已经同意，只等立良父亲从上海回来做主了。在这个时刻，大嫂冯英把赵玫带来，还约张立良陪赵玫玩，万一他们俩相恋起来，岂不影响她和张立良的结合？！从心里说，她想嫁给张立良。

“小丹，去楼上叫公公、亲婆来吃饭。”母亲一边洗脸一边说。

不等孙女叫，两位老人扶着楼梯的栏杆下楼来了。

永丹的祖父姚守业，今年八十周岁，但身体尚健，脑子也不糊涂。永丹的祖母甘玉如，七十八岁了，身上还打扮得三清四落，只是头发全白了。

两位老人靠圆桌坐了下来。永益、杨兰、永丹以及朱凤萍和丈夫姚光柱都坐了下来。

“永强呢？”姚守业老人查问大孙子一早到哪里去了。

“他们去东海滩看日出了。这日头天天看见，有啥好看！——勿等他们，我们吃。”朱凤萍端起粥碗，大口吃起来。

永强的父亲姚光柱说：“念书念多了的人，把日头啦、云啦、风啦、雪啦，当做好景来看，这和种田的人不同。”

“大娘娘，吴凤仙去过卓园了？”姚守业老人关心地问大儿媳朱凤萍。他说的吴凤仙，是岛上有名的媒婆吴桂姑的侄孙女。当年，张文江和姚守蔚的婚事，刘和超和张文蓉的婚事，都是老媒婆吴桂姑做的媒。媒婆这个行当也像是传代的。现今吴凤仙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媒婆。据说，她为上百对少男少女做成了媒，得到的谢媒钱总在几百块大洋呢。

“去过了，侯香巴不得要我家小丹呢，就看张建昌怎么说了。”朱凤萍回公公的话时，看了永丹一眼。

永丹的瓜子脸有点红，撒娇地叫了一声：“妈，看你哟！”

姚守业老人一面拿筷，一面说：“张建昌会同意的。我们姚家和张家世代友好。我父和张炳华情同手足。守蔚妹嫁给了张文江。只是，我们家没有和张炳华这一支结过亲家。小丹和良良的婚事能成，我们两家就更亲了。”显然，老人期待着这门亲事能够成功。

光柱说：“张立良大学刚毕业，往后还不知道谋个什么职业哩。”

姚守业说：“这个小馆和永强很谈得来，往后像永强一样教书蛮好。”

朱凤萍满心希望这门亲事定下来，对公公和丈夫说：“今天叫立良来我们家白相，让他和小丹谈谈嘛。”

永丹有点激动，说：“我勿要他来！”

母亲朱凤萍猜到了女儿的心思，说：“也好，今天不叫他来，待赵玫回上海了再叫他来。”

光柱听懂了朱凤萍说这话的意思，便对妻子说：“一会儿永强、冯英回来，你对他们讲清楚，小丹和张立良快订婚了，叫冯英勿要多事，什么赵玫不赵玫的，要是赵玫把张立良勾住了，这事就麻烦了。”

永强、冯英、赵玫三人回到姚家园，已八点多钟了。永强的母亲朱凤萍叫他们快吃早饭。永强说在镇上吃过豆浆点心了。朱凤萍有点不悦，孙妈烧那么多粥只好留到中午她和孙妈吃了。

“小丹呢？”永强问母亲。

“她去同学家了。”

永强对冯英、赵玫说：“我们去房间休息休息，走这么多路真有点累了。”

冯英和赵玫进房间时，母亲把永强叫住，小声地告诉儿子：

“恩妈还没有告诉你，小丹已经有了人家了。”

永强一愣，问：“找的哪一家？”

“是卓园的张立良。”

“说定了？”

“良良娘高兴得不得了，单等良良爷回来做主了。”

“小丹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的。”

永强为难地说：“早晓得这样，冯英不该叫赵玫来。冯英想把赵玫介绍给张立良。今早上，张立良和赵玫在海滩上说了好一阵子话呢。”

母亲发急地说：“一会儿你就告诉冯英，就说小丹和张立良的事已经定了。”

永强遗憾地点了点头。不过，他心里也矛盾，觉得妹妹永丹和立良很般配，张立良将来是个有出息的人。“好，我把这事马上对冯英说，要她别给赵玫牵线了。”

母亲叮嘱：“话要说得婉转些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永强来到房间里，见赵玫脸色难看。“怎么，身体不舒服？”

冯英说：“她下午要回上海去。”

永强说：“昨天才来，怎么下午就要走呢？再说，下午不一定有班船，要走，也要等到明天乘早班船。”

冯英当着永强的面，问赵玫：“早上在海滩上，立良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赵玫心里想不把实情讲出来，但她生性爽直，在表姐面前不想隐瞒，“我和他没有缘分。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攀亲了。”

冯英问：“立良怎么对你说的？”

“男人的话不能全信。”赵玫似乎不能相信立良在海滩上说的话将来能够变成事实。

“你讲，他怎么说的？”冯英推揉着表妹的肩头。

赵玫学着立良的腔调，说：“和别人结婚，我情愿打一辈子光棍。到时候家里逼我太甚，我就到上海去找你，你我一道逃到广州去找社青团，投身革命！”说完换成自己的语调：“你看他像在发誓呢。”

社青团员冯英说：“我们社青团应当和封建婚姻制度作抗争。张立良是好样的。你们去广州做社青团工作，我赞成。”说到这里，问赵玫：“你怎么回答他的？”

赵玫没有把“你走到天边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”的原话坦白出来，只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表示同意他的话。”

冯英称赞赵玫说：“你不愧是受过‘五四’运动洗礼的一个新女性。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民国朝代了，婚姻大事不能全听父母的。”

此时，赵玫的表情已由抑郁变成了开朗，说：“表姐，你讲得太好太好了！”

冯英见丈夫在一边只听不插话，便对他“将”了一“军”。“喂，你这位研究马克思主义、研究中共动向的先生，对此有何高见呀？”

永强有点尴尬地淡笑一下。

赵玫把目光投向这位思想左倾的表姐夫，看他怎么说。

永强的脑子转悠了一下，才开了腔：“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，更不用说对封建主义了。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，不顾子女的反反对，由父母包办，由此历史上演出了数以百兆计的梁祝悲剧。从社会主义的伦理观来看，不应当让梁祝悲剧重演，梁祝悲剧所说明的，是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摧残。”

“好了，我的姚大先生，你这是在大学讲台上向学生上课呀？还是说说赵玫和张立良的事吧！”冯英对丈夫揶揄地说。

“让姐夫说下去，他说得多好。”赵玫爱听这些在大学里听不

到的道理。

姚永强说：“我上边说的这些话，你们在震旦大学院、圣约翰大学这类学校里是不讲的，而在中共接办的上海大学里，教师在教台上可以大讲特讲。我去上海大学听过邓中夏先生讲过课，也听过瞿秋白先生讲课，他们讲得好。”

“姚先生，你有完没完？别炫耀了。”冯英又揶揄了一句。

“怎么是炫耀呢？你们社青团是接受共产主义学说指导的团体，能不讲这些吗？”丈夫反击妻子说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就言归正传吧！”冯英正正色色地说。

姚永强扶住塌到鼻尖的近视眼镜，字斟句酌地说：“好，言归正传。作为本人，我极愿赵玫和立良结合，我觉得这是一对美好的伴侣。但是，反对封建式的婚姻，从理论上讲是对的，真正做起来却不易。我刚才听恩妈说，恩妈已请媒婆吴凤仙去过卓园，给小丹和立良做媒，听说立良的母亲十分赞成这门婚事，只等立良的父亲回来最后做主了。对此，我感到太遗憾了。”

冯英愣住了。婆母要把姚永丹嫁给张立良，肯定公公姚光柱已赞成，甚至永强的祖父母也赞成的。作为姚家的儿媳妇，为了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张立良，我怎能和两代长辈抗争呢？真要是抗争了，小姑子姚永丹会一辈子记我的仇的。想到这里，冯英歉疚地对表妹说：“赵玫，你我来迟了几天，都怪我把这事想得那么简单了，闹出这样的尴尬事情来。”

赵玫至此产生了与张立良结合已经不可能的绝望心理，她强忍着伤感，装得坦然地说：“我说过我和他没有缘分，就听任命运作出安排吧。我感谢表姐、姐夫对我的一片真情。我不能再在这里逗留了，我马上要回上海去。”尽管语调是坦然的，眼眶却润湿了。

冯英亲抚着表妹的肩说：“赵玫，坚强些，忘记这件事吧。你还年轻，你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。”



赵玫掏出手帕揩了揩眼眶。“表姐，这是一场梦。我听你的，梦境是不会长久地记在心上的。”

姚永强不无歉疚和同情地说：“赵玫，我理解你，你明天一早回上海，我不留你，临走，我请张立良送你去码头。”

赵玫倔犟地说：“姐夫，你千万不要让他送我，他送我，我受不了！”说完，揩起眼泪来。

姚永强还想找出一线希望来宽慰赵玫，“建昌伯从上海回来，如果他不同意侯香伯母的意见，让施方柏先生出面讲讲你和立良的事，说不定会有所转机的。”

这种可能太小太小了。赵玫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心灰意懒的地步。但她想到，立良的父亲回沙岛来，立良可能为了她而和家里闹翻，出走上海找她，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于是她以哀求的口吻对姚永强说：“表姐夫，等我走后，你一定告诉张立良，就说我和他在海滩的话只当没有说，要他从现在起把我忘记。姐夫，我求你了……”

### 三

上海二马路大脚纱行副经理张建昌，没有想到孙先生会这么快来信。

信上通知说，大本营发出的四份委任状已寄出，要他和执行部取得联系，并说务必尽早到广州报到。

未等张建昌去执行部联系，执行部的一个信差来大脚纱行，把一张便条交给了张建昌。便条说，请速来和季方取得联系，有要事谈。

建昌向纱行经理、堂弟建煌招呼说：“建煌，我出去一下。”

建煌十天前就听建昌说近期要去广州一趟，可能要在广州呆